蜀山劍俠傳/0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回　斷蛇移山 窮神出世　春卮盛饌 一友延賓

下一回▶

白琦趕到魚神洞口，天光業已交午。心想尋一個隱身之處藏躲，等敵人到來再行出現。剛走到一個岩石後面，忽見上面睡着一個相貌奇醜的叫花子，將身伏在石上睡得正香，先還沒有注意。剛想另尋一塊山石坐下，忽聽那花子口中喃喃說出夢話道：「好大膽的東西，真敢一個人往這裏來。我把你一把抓死。」白琦聞言，心中一動。暗思：「適纔輕雲回報，也說這裏發現過一個花子。這幾年全湘年景甚佳，人民都安居樂業，深山之中哪裏來的花子？這人形迹可疑，倒不可對他輕視呢。」想到這裏，祇見這花子一邊說着夢話，倏地翻身坐起，右手起處，抓起一個粗如兒臂的大蛇，頭大身長，二目通紅，精光四射，七八寸長的信子火一般地吐出，朝着那花子直噴毒霧，大有欲得而甘心的神氣。怎奈蛇的七寸已被那花子一把抓緊，不得動轉。那蛇想是忿怒非常，倏地上半身一動，猛從那花子所坐的一塊大石之後伸起兩三丈的蛇身，遍體五色斑斕，紅翠交錯。剛伸出來時，身子筆一般直，身上彩紋映日生光，恰似一根彩柱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白琦駭然轉瞬之間，那蛇倒豎着下半身，風也似疾，直往那花子身上捲去，將那花子圍了數匝，掉轉長尾往花子臉上便刺。白琦見勢不佳，剛要拔劍上前，那花子喊一聲：「好傢伙！」他那一雙被蛇束緊的手臂，不知怎地竟會脫了出來，左手依然持着蛇頭，右手已經抓住蛇尾。那蛇雖然將花子身軀束住，卻是頭尾俱已失了效用。一面使勁去束那花子，一面衝着花子直噴毒霧。那花子和那蛇四目對視，一瞬也不瞬。白琦已覺這花子絕非常人，正要移步近前。那花子瞪着雙目，好似與蛇拼命，不能說話。見白琦近前，

一面搖着持蛇尾的右手，兩隻眼睛冒出火來一般，倏地大喝一聲，雙臂振處，蛇身已經斷成好幾半截，掉在地下。那花子好似有點疲倦神氣，站起身來，彈了彈身上的土。身上所穿的那件百結鶉衣，被那條怪蛇一絞，業已絞成片片，東掛一片，西搭一片，露出漆黑的胸背，如鐵一般又黑又亮。那花子滿不作理會，連正眼也不看白琦一眼，懶洋洋地往巖側走去。

白琦正要追上前去請教，遙聞鞭炮之聲從魚神洞那方傳來。剛一遲疑之際，忽然何玫如飛而至，見面說道：「敵人業已從呂村起身，玉清大師叫我請白爺快去洞前等候。」說罷自去。就在白琦和何玫說話的頃刻之間，回頭再看花子，業已蹤跡不見。白琦也無暇及此，祇得飛步往魚神洞便跑，好在相隔不遠，一會兒便到。及至到了洞口，因爲洞頂已經揭去，前看十分明顯。先還祇聽鞭炮之聲，沒有甚麼動靜。一會兒工夫，看見有二十多人，裝束不一，僧道俗家均有。爲首四人：一個和尚，一個道士，一個穿着極華麗的衣服，還有一個穿着十分特別。漸漸走近前來，纔看清第四人身高七尺，髮披兩肩。額上束一個金箍。上半身披着一張鹿皮做半臂，露出一隻右膀，上面刺着五毒花紋。腰際掛着一串銅圈，一把帶鞘的苗刀。背上揹着長弩匣子。腰間也圍了一張獸皮，看不出是甚麼野獸。赤裸裸露出一雙紫色的雙腿，上面積着許多松脂沙礫，並刺有不少奇怪花紋。面如金紙，長面尖頭。兩眼又圓又大，綠黝黝發出兇光。鼻孔朝天，凹將下去。兩顴高聳，兩耳尖而又偏，一張闊嘴寬有三寸，灰髮長頸，耳頸兩處俱掛着一些金圈。相貌猙獰，非常威武。白琦便知此人定是那山人姚開江了。見他身後還跟着兩個與他裝束得差不多的，祇是沒有他高大威武。

這一夥人走離白琦約有兩三丈遠近，白琦未即迎上前去，忽見從那一羣人當中搶先走出一個高大漢子，手中執着一封柬帖，跑到白琦面前，高聲說道：「俺陸地金龍魏青，奉了呂村村主同各位羅漢真人、英雄俠士之命，前來投帖，報莊赴宴，現有柬帖在此。」白琦一面接過柬帖，笑答道：「在下戴家場莊主白琦，蒙貴村村主不棄，同了各位光臨，特在此地恭候，煩勞魏爺代爲先容，以便恭迎。」魏青見來人便是白琦，使了一個眼色。迴轉身去，將白琦的話說與那幾個爲首的人。白琦也就跟着迎上前去，說道：「哪位是呂莊主？請來相見。」那個穿着華麗的人上前答話道：「在下呂憲明。來者就是戴家場大莊主白爺麼？」白琦答道：「正是在下。敝村與貴村相隔鄰近，自那年發水山崩，魚神洞道路湮塞，在下又常出門，很少登門拜會。今日略備水酒，請諸位到此，爲的久仰閣下英雄，借此識荊領教。蒙莊主同各位惠然光降，真是幸會得很！不過在下雖在江湖上奔走，祇因年輕學淺，入世不深，對於同來諸位大半不曾見過，尚祈莊主代爲引見，不知可否？」呂憲明聞言，冷笑道：「與我同來諸位，大半都是久已享名的劍俠真人、

英雄豪傑。白莊主既都不曾見過，待在下引見就是。」說罷，便指着那和尚道：「此位是五臺派劍仙金身羅漢法元大師。」又指那山人道：「這位便是南疆第一位法術高強的劍仙姚開江大師。」白琦連說「幸會」，少不得敷衍兩句。法元、姚開江卻大模大樣地不發一言。白琦祇顧裝作不知，除陳、羅三人外，又將其餘諸人請教。果然內中有好幾個江洋大盜、採花淫賊，白琦一一默記心頭。隨意周旋幾句，並自請前面引路，和呂憲明比肩而行。

一路往前走，估量走出約有半里多路，故意用言語逗呂憲明道：「我們兩村相隔鄰近，偏偏有魚神洞天險阻礙，自從日前莊主賞臉答應光降，滿擬莊主繞道從前村谷口進來，卻不料魚神洞無故自開。在下兄弟三人因通知也來不及，所以分成兩路迎接，不想莊主果然抄了近路前來。舊道既已打通，此後來往便利，倒可時常請教了。」呂憲明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教白莊主見笑。我等因爲佔在客位，從空中飛行去到貴村，大失敬意，舊道又堵死多年，幸得這位姚法師用六丁開山之法將舊道打通，便宜我們少走了許多路了。」白琦笑道：「原來是姚法師之法力，真是神妙得很！不過今日之事，一半是請莊主過來與敝村和陳圩莊主講和賠罪，誠恐一般村民不明真相，萬一在宴會未終之際由魚神洞故道出入，兩下言語不合發生誤會，叫愚弟兄面子如何下得去？依在下之見，莫如將魚神洞舊道暫時堵死，容待會散再行打通，恭送諸位回去如何？」說罷，不俟呂憲明還言，將手往前一指，祇聽一陣殷殷雷聲。衆人都立足回望，眼看早半天被姚開江用妖法扶起的山峯，竟緩緩往魚神洞舊道壓下。姚開江所使那六丁開山之法卻並不到家，無非用妖法將山峯豎起，再用邪神從旁扶持，祇能暫時惑亂人心，不能持久。這時玉清大師同白琦按照約定辦法，白琦將手往前一指，玉清大師便用正法將邪神驅走，破了妖法，再用法術禁制，使那百十丈孤峯緩緩倒下。呂村諸人見白琦破了姚開江妖法，心中大驚。尤其是姚開江，自出世以來，從未遇見敵手，滿想這個戴家場還有甚麼大了得的人物在內？誰知今早起來打開魚神洞故道之後，不多一會兒，便覺神思恍惚。先還以爲連日忙於酬應，不曾用功，急忙尋了一個靜室，先用一會兒功夫。不知怎的，一顆心神總是按捺不住，連平日推算都不靈了。雖然覺着有好些不祥之兆，仍舊自信法術高強，沒把敵人放在心上。勉強算了算日干生克，知道午時比較最好，到了午時，這纔動身。及至過了魚神洞舊道，見戴家場迎來的祇有一人，見白琦生得並不威武，越加心中小看。這回見他也不掐訣唸咒，祇將手一指，便破了這個法術，當着衆人又羞又怒。當下也不做聲，暗中仍使妖法指揮妖神上前，想把山峯扶起。他的妖法煞是驚人，居然將山峯頂在半空，不上不下，似要倒下來又不倒下來的神氣。呂憲明知是姚開江施爲，纔轉憂爲喜，笑向白琦道：「白莊主法術果然神通。不過山峯懸在半空，卻止住不往下落，萬一兩村的人打此經過，言語失和倒是小事，倘或那山峯忽然倒下，必定死傷多人，豈不有失白莊主

愛護村民的本心了？」白琦見山峯懸在中途，好似被甚麼東西托住，相持不下，也不知玉清大師是否是姚開江的敵手，正在暗暗驚疑。偶一回頭，忽見旁邊樹林內石頭後面，站着適纔所見那個擒蛇的叫花子，正遠遠朝着山峯用手比劃，口中喃喃微動，好似唸咒一般。白琦也不知那叫花子是仇是友，甚麼來歷。正可惜適纔沒有機會同他談上一談，忽聽呂憲明語帶譏諷，越加着急。正在爲難之際，忽然面前一道光亮一閃，玉清大師現身飛來，說道：「諸位快些前走，留神山峯倒下，受了誤傷。」言還未了，那叫花子忽從林中如飛穿出，口喊：「來不及了！」衆人惶駭轉顧之際，祇見那叫花子將手一揮，立刻便有震天價一個大雷發將出來，接着便聽山崩地震之聲。衆人再看所立的地方，已經移出里許地來，相隔戴家場已不遠了。回望魚神洞那邊，沙石飛揚，紅塵蔽天，日光都暗，隱隱看見許多奇形怪狀的牛鬼蛇神隨風吹散。再尋適纔那個叫花子，蹤跡不見。姚開江銳氣大減。法元看見玉清大師也來此地，又恨又急，正不知峨眉派還有何人在場。事已至此，祇得硬着頭皮上前，到時再說了。

這時廣場已近，衡玉、許超迎上前來，少不得說了一套客氣話，將衆人迎進去。佟元奇率領衆人已在大廳中等候，在外諸劍俠也都一起入內。法元見峨眉派並無多少主要人物在內，不禁心花大開，反倒笑容滿面，上前與佟元奇、玉清大師招呼。雙方有不認得的，都由白琦、戴衡玉、呂憲明、郭雲璞代爲引見，然後分賓主落座。主席第一桌是萬里飛虹佟元奇、鐵蓑道人、玉清大師、趙心源、黃玄極、白琦、淩操七人；第二桌是湘江五俠中的虞舜農、黃人瑜、木雞及戴衡玉、俞允中、許超、張琪七人；第三桌是何玫、崔綺、吳文琪、周輕雲、張瑤青、淩雲鳳、戴湘英七位俠女。除岳大鵬、黃人龍、林秋水三人是在外面料理未回外，戴家場主要人物俱都在場。由三位地主分別敬酒。賓席上面第一桌是金身羅漢法元、山人姚開江、陳長泰、羅九、呂憲明、郭雲璞同華山派的啞道人孔靈子，也是七人。第二桌是華山派火獅子曹飛、白虎星君郁次谷、多臂熊毛太、霹靂手尉遲元、九尾天狐柳燕娘、小方朔神偷吳霄、三眼紅蜺薛蟒七人。第三、四桌是柳燕娘的遠房兄弟粉牡丹穿雲燕子柳雄飛、五花蜂崔天綬、威鎮乾坤一枝花王玉兒，這三人是福建武夷山的有名淫賊海盜；還有西川三寇五花豹許龍、花花道人姚素修、假頭陀姚元，風箱峽惡長年魏七、水蛇魏八、獨霸川東李震川、混元石張玉、八手箭嚴夢生、回頭追命蕭武、長江水虎司馬壽。這十三人分坐兩桌，俱是江湖上的江洋大盜，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白、戴諸人也有見過一兩面的，也有聞名尚未見過的。

戴家這間廣廳約有七大開間，因早探得呂村來的人數，將廳上所有的陳設全部移開，擺了八桌，分成兩行，主賓對向，各據一面。此時坐滿了七桌，尚餘一桌。白琦正要命人撤去，忽見岳大鵬、黃人龍、林秋水陪着二人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後面跟着適纔擒蛇那個

花子，朝上一揖，自就主位。那花子也跟着落座，更不客氣，也不讓岳、黃、林三人，竟自一路大喫大喝起來。法元見過花子現身，以爲是白琦請來的助手，倒不怎樣稀奇。其餘衆人，適纔凡分配到外面去的，此時見他隨了岳、黃、林進來，到主座上去，俱以爲是他三人約來的朋友。這一干劍俠當然不以衣冠相貌取人，又在敵我對峙、折衝樽俎之間，各人看了一眼，也就罷了。玉清大師從異派出身改邪歸正，見識甚廣。適纔在魚神洞同姚開江鬥法，相持不下，忽見一道紫巍巍的光華微微在日光下一閃，將敵人妖法連自己的法術一起破去，便知不好，恐怕山峯倒下傷人，連忙飛身回來，叫白琦暫避。正怕有些來不及，一眼瞥見那個花子縱到衆人面前，用移山縮地之法，將衆人送出險地，心中一動。剛要尋他答話，已經不見。暗想：「這個人好似那怪叫花子，已經多年不曾聽人談起，今日卻在此地露面。此人向來任性，做事不分邪正，高興就伸手，厲害非凡。要是呂村請來，今日勝負正不可知呢。」因時間緊迫，祇略略通知了一下佟元奇，二人入席以後還在發愁。此時忽見他跟着岳、黃、林三人進來到主座上去，真是請都請不到的人會自己前來。與佟元奇對看了一眼，二人默默會心不言。知道此人性情特別，如果下位去招待他，反而不好，祇得裝作不理會。何、崔、吳、周四俠女適纔在魚神洞就見過他，此時見他入內落座，雖覺客來不速，回看佟元奇與玉清大師面帶喜色，知是請來的好幫手，祇不好去問姓名罷了。惟獨白琦對他久已留心，先還以爲是岳、黃、林三人相識的異人，當着敵人在前，不好意思下位去問。後來想到自己是個主人，初次見面，連姓名都不曾請教，豈非無禮？正在躊躇之際，忽聽耳朵邊有人說話道：「快打仗了，不要管我。我不白喫你的，不要心疼害怕。」聲細如蠅，非常清楚。回望諸人，都是坐得好端端的。再看那叫花子時，正對他點頭呢。正在這時，恰好衡玉、許超將主客兩邊的酒敬罷回席。

佟元奇站起身來，朝着法元那一席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原由白、戴、許三位莊主與陳、淩兩位排難解紛而起。他三位本是一番好意，不想言語失檢，傷了和氣，遂至雙方結成仇怨。先約定在今天由白、戴、許三位到陳圩登門請罪，及至白莊主派人下書定日赴約，知陳莊主到了呂村，纔改客爲主，在此地相見。白、戴、許三位因大家都是土著鄉鄰，不願同室操戈，即使到日不能夠得到陳莊主原諒，也不願因三五個主體人引起兩村械鬥，死傷多人。因見陳莊主約出呂莊主同諸位道友，纔約請貧道等參加這場盛會。見貧道癡長几歲，特邀貧道出面，做一個與兩造解和之人。請大家依舊和好如初，以免兩村居民彼此冤仇愈結愈深。我想陳莊主與三位主人既是本鄉本土，鄰鄉近誼，何苦爲些許小事，動起干戈？如果陳莊主肯棄嫌修好，以貧道之言爲然，貧道情願代他三位領罪。如不獲命，在座諸君雖然都是江湖上高明之士，但是各人所學不同，本領也有高低，倘若不問學業深淺便行請教，未免失平。現在白莊主在前面廣場上搭了一座高臺，備有主賓座位。

今日之事，既以陳、戴兩村爲主體，便請他們席散以後，雙方登臺領教，以定今日曲直。其餘雙方請來的嘉客，如果見獵心喜，那時或比內外武功，或比劍術，或比道法，各按平生所學，功力深淺，一一領教，貧道也好借此一開眼界。不知諸位以爲然否？」法元聞言，起身笑答道：「佟道友也倒言之有理。想昔日淩檀越一女二配，陳莊主不服，同敝徒羅九與他辯理，淩、俞二位動起手來，白、戴、許三位不該倚仗人多上前相助。後來白莊主還口吐大言，說本月初三登門請教，這本是江湖常有的事。呂村與戴家場近鄰，相隔祇有魚神洞，兩下並無仇怨，白莊主爲何又派人前去窺探數次？這纔將呂莊主等牽入。今日之事，誰是誰非，也非片言可解。好在貴村業已準備下天羅地網，懼者不來，來者不懼。貧僧原與佟道友一般不是局內人，呂、陳兩位因知貴村有佟道友相助，震於峨眉派的威名，見貧僧路過此地，邀留做一個臨時領袖。貧僧也覺貴派雖然劍術高強，卻往往以大壓小，以強凌弱。雖然敗軍之將，自知不敵，因爲心中太覺不平，也就拼着再管一回閒事。現在時光已是不早，多說閒話無益，莫如按照佟道友所說先比武藝，次比劍術，後比道法。也不必分甚麼主客，凡是與貧僧同來的都是客，貴村方面俱是主。各按自己能力道行，一個對一個上臺領教，省得不會劍術道法的人受了暗算。佟道友以爲如何？」佟元奇聞言，笑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不用多言，貧道及敝村全體遵命領教就是。」說罷，主席上便全體起立道「請」，法元等也相率起身，分至廣場，各按賓主登了蘆棚。佟元奇、法元二人心事，一樣的怕不會劍術的人喫虧，既經雙方同意，彼此都覺安心。不提。